蜀山劍俠傳/0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三回　雲中鶴深山話前因　多臂熊截江逢俠士

下一回▶

話說周淳聽了燕兒之言大驚，說道：「好險！好險！燕兒，你的膽子真是不小。我常對你說，江湖上最難惹的是僧、道、乞丐同獨行的女子。遇見這種人孤身行走，最要留神。幸而有人指點你，不曾造次；不然，你這條小命已經送到枉死城中去了。」李寧便道：「信中之言，我也不大明白，幾時聽見你說是同和尚結過冤仇？你何妨說出來，我聽一聽。」周淳道：「你道這和尚是誰？他就是十年前名馳江南的多臂熊毛太呀！」李寧聽了，不禁大驚道：「要是他，真有點不好辦呢。」周淳道：「當初也是我一時大意，不曾斬草除根，所以留下現在的禍患。可憐我纔得安身之所，又要奔走逃亡，真是哪裏說起！」李寧尚未答言，英瓊、燕兒兩個小孩子，初出犢兒不怕虎，俱各心懷不服。燕兒還不敢張口就說。英瓊氣得粉面通紅，說道：「世叔也太是滅自己的威風，增他人的銳氣了！他狠上天也是一個人，我們現在有四人在此，懼他何來，何至於要奔走逃亡呢？」

周淳道：「賢侄女你哪裏知道。時隔多年，你父雖知此事，也未必記得清楚。待我把當年的事說將出來，也好增你們年輕人一點閱歷。在十幾年前，我同你父親、你楊叔父，在北五省真是享有盛名。你父的劍法最高，又會使各種暗器，能打能接，江湖人送外號『通臂神猿』。你楊叔父使一把朴刀，同一條鏈子鏢，人送外號『神刀楊達』。彼時我三人情同骨肉，練習武藝俱在一塊。爲叔因見你父親練輕身功夫，是我別出心裁，用白綢子做了兩個如翅膀的東西，纏在臂上。哪怕是百十丈的高山，我用這兩塊綢子借着風

力往上跳，也毫無妨礙。我因爲英雄俠義，做事要光明正大，我夜行時都是穿白，因此人家與了我一個外號，叫做『雲中飛鶴』。又叫我們三人爲『齊魯三英』。我們弟兄三人，專做行俠仗義的事。那一年正值張、李造反，我有一個好友，是一個商人，由陝西回揚州去，因道路不安靖，請我護送，這當然是義不容辭。誰想走在路上，便聽見南方出了一個獨腳強盜，名叫多臂熊毛太。綠林中的規矩：路上遇見買賣，或是到人家偷搶，祇要事主不抵抗，或者沒有仇怨，絕不肯輕易殺人，姦淫婦女尤爲大忌。誰想這個毛太心狠手辣，無論到哪裏，就是搶完了殺一個雞犬不留；要遇見美貌女子，更是先姦後殺。我聽了此言，自然是越發當意。

「誰想走到南京的北邊，正在客店打尖，忽然從人送進一張名帖，上面並無名姓，祇畫了一隻人熊，多生了八隻手。我就知道是毛太來了，我不得不見，便把隨身兵器預備停妥，請他進來，我以爲必有許多麻煩。及至會面，看他果然生得十分兇惡，可是他並未帶着兵器。後來他把來意說明，原來是因爲慕我的名，要同我結盟兄弟。我縱不才，怎肯與淫賊拜盟呢？我便用極委婉的話謝絕了他。他並不堅持，談了許多將來彼此照應，綠林中常行的義氣話，也自告辭。我留神看他腳步，果然很有功夫，大概因酒色過度的關係，神弱一點。我送到門口，正一陣風過，將一扇店門吹得半掩。他好似不經意地將門摸了一下，他那意思，明明是在我面前賣弄。我懶得和他糾纏，偏裝不知道。他還以爲我真不知道，故意回頭對店家說道：『你們的門這樣不結實，留心賊人偷啊。』說時把門一搖。祇見他手摸過的地方，紛紛往下掉木末，現出五個手指頭印來。我見他如此賣弄，真氣他不過。一面送他出店，忽然擡頭看見對面屋上有兩片瓦，被風吹得一半露在屋檐下，好像要下墜的樣子。我便對他說：『這兩塊瓦，要再被風吹落下來，如果有人走過，豈不被它打傷麼？』說時，我用一點混元氣，張嘴向那兩塊瓦一口痰吐過去，將那瓦打得粉碎，落在地上。他纔心服口服，對我說道：『齊魯三英，果然是名不虛傳。你我後會有期，請你千萬不要忘了剛纔所說的義氣。』我當時也並不曾留意。

「他走後，我們便將往揚州的船隻僱妥，將行李、家眷俱都搬了上去。我們的船，緊靠着一家卸任官員包的一隻大江船，到了晚上三更時分，忽然聽得有女子哭喊之聲。我因此時地面不大平靜，總是和衣而睡，隨身的兵器也都帶在身旁。我立刻躥出船艙一聽，仔細查看，原來哭聲就出在鄰船。我便知道出了差錯，一時爲義氣所激，連忙縱了過去，祇見船上倒了一地的人。我扒在船艙縫中一望，祇見毛太手執一把明晃晃的鋼刀，船艙內綁着一個美貌女子，上衣已經剝卸，連氣帶急已暈死過去。那廝正在脫那女子的中衣時候，我不由氣衝牛斗，當時取出一支金鏢，對那廝打了過去。那廝也原有功夫，鏢剛到他腦後，他將身子一偏，便自接到手中，一口將燈吹滅，就將我的鏢先由艙中打出。

隨着縱身出來，與我對敵。我施展平生武藝，也祇拼得一個平手。我因我船上無人看守，怕他有餘黨，出了差錯，戰了幾十個回合，最後我用六合劍穿雲拿月的絕招，一劍刺了過去。他一時不及防備，將他手指斷去兩個。這樣淫賊，本當將他殺死，以除後患，纔是道理。叵耐他自知不敵，登時將刀擲去，說道：『朋友，忘了白天的話麼？如今我敵你不過，要殺請殺吧。』我不該一時心軟，可惜他這一身武藝，又看在他師父火眼金獅鄧明的面上，他白天又與我打過招呼，所以當時不曾殺害於他，叫他立下重誓，從此洗心革面，便輕輕易易地將他放了。且喜那晚他並不曾傷人，祇用點穴法將衆人點倒。我將那些人一一解救，便自回船。他從此便削髮出家，拜五臺山金身羅漢法元爲師，煉成一把飛劍，取人首級於十里之外，已是身劍合一，口口聲聲要報前仇。我自知敵他不過，沒奈何纔帶上我女兒輕雲避往四川。我等武藝雖好，怎能和劍仙對敵呢？」

談話中間，忽聽空中一聲鶴唳響徹雲霄，衆人聽得出神，不曾在意。周淳聽了，連忙跑了下去，一會兒回來。燕兒問道：「剛纔一聲鶴唳，老師爲何連忙趕了出去？」周淳道：「你哪裏知道。此洞乃是峨眉最高的山洞，雲霧時常環繞山半，尋常飛鳥絕難飛渡。我因鶴聲來自我們頂上，有些奇怪，誰想去看，並無蹤影，真是稀奇。」英瓊便問道：「周世叔說來，難道毛太如此厲害，世叔除了逃避，就沒法可施麼？」周淳道：「那廝雖然劍術高強，到底他心術不正，不能練到登峯造極。劍仙中強似他的人正多，就拿我女兒輕雲的師父黃山餐霞大師來說，他便不是對手。祇是黃山離此地甚遠，地方又大，一時無法找尋，也祇好說說而已。」李寧道：「賢弟老躲他，也不是辦法，還是想個主意纔好。」周淳道：「誰說不是呢？我意欲同燕兒的母親商量，托馬湘早晚多照應，將燕兒帶在身旁，不等他約我，我先去尋他，與他訂下一個比劍的日子，權作緩兵之計。然後就這個時期中間，在黃山尋找餐霞大師，與他對敵，雖然有點傷面子，也說不得了。」李寧聽了，亦以爲然，便要同周淳一同前去。周淳道：「此去不是動武，人多了反而誤事。令愛每日功課，正在進境的時候，不可荒疏，丟她一人在山，又是不便。大哥還是不去的爲是。」

衆人商議停妥，周淳便別了李氏父女，同燕兒直往山下走去。那時已是秋末冬初，金風撲面，樹葉盡脫。師徒二人隨談隨走，走了半日，已來到峨眉山下。忽然看見山腳下臥着一個道人，祇穿着一件單衣，身上十分襤褸，旁邊倒着一個裝酒的紅漆大葫蘆。那道人大醉後，睡得正熟。燕兒道：「老師，你看這個道人，窮得這般光景，還要這樣貪杯，真可以算得是醉鬼了。」周淳道：「你小孩子家懂得甚麼！我們大好神州，亡於胡兒之手，那有志氣的人，不肯屈身事仇，埋沒在風塵中的人正多呢。他這樣落拓不羈，焉知不是我輩中人哩。祇是這樣涼的天氣，他醉倒此地，難免不受風寒。我走了半日，腹中

覺得有點飢餓，等我將他喚醒，同去喫一點飯食，再贈他一點銀兩，結一點香火緣吧。」說罷，便走上前去，在道人身旁輕輕喚了兩聲：「道爺，請醒醒吧。」又用手推了他兩下。那道人愈發鼾聲如雷，呼喚不醒。周淳見那道人雖然面目骯髒，手指甲縫中堆滿塵垢，可是那一雙手臂卻瑩白如玉，更料他不是平常之人。因爲急於要同燕兒回家，又見他推喚不醒，沒奈何，便從衣包內取了件半新的湖縐棉袍，與他披在身上。臨行又推了他兩下，那道人仍是不醒。祇得同燕兒到附近飯鋪，胡亂喫了一點酒食，匆匆上道。

到了無人之處，師徒二人施展陸地飛行的腳程，往烏鴉嘴走去，哪消兩個時辰，便已離村不遠。周淳知道燕兒之母甚賢，此去必受她特別款待，勞動她於心不安，況且天已不早，意欲喫完了飯再去，便同燕兒走進一家酒飯鋪去用晚飯。這家酒飯鋪名叫知味樓，新開不多時，烹調甚是得法，在那裏飲酒的座客甚多。他師徒二人歸心似箭，也不曾注意旁人，便由酒保引往雅座。燕兒忽然看見一件東西，甚是眼熟，不禁大喫一驚，連忙喊周淳來看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